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先聖大訓卷二

宋慈溪楊簡敬仲輯

問冠第十

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
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

東序爲阼醺以明代父

於客位加其有成

鄭康成謂戶西爲客位蓋本於士冠禮既冠則筵于

戶西而醴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

三加彌尊導諭其志

每加皆有祝辭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

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灌鬯也以金石之樂節之

世子冠禮與士同惟裸享金石樂異故特言於其末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

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大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遠長也當於時當惜也惜時言勤于進德惠於財財者人之所當親祝其壽今使惠以及人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元首也去王幼志心服袞職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

爲十二章周升三辰于旂而袞九章司服云公之服
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康成謂周袞九章初一日
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
以爲續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
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康成惟言其名不
言其義諸儒皆無說夫以大舜之聖猶使禹明其義
則後世學者奚敢遽言然此云心服袞職則其義不
可以不明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道聖愚之所同
有百姓之所日用學者不明乎道無以修身無以事

君無以輔君而行道簡姑以所覺略言之道心無體
變化無方而利澤萬物龍似之雖變化云爲而實寂
然不動山靜止而生物似之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
事煥乎其有文章華蟲似之徒質而無文非道之全
火之明象道心之照用火之溫煖象道心之惠和民
非水火不生活火能熟物以養民象道心之惠養萬
物宗廟之彝尊象道心之孝德藻其以水之難形容
姑爲藻以寓其象歟水之爲德至矣水流行不息而
無心焉清明洞徹而潤澤萬物實象道心之妙米以

養人君之所以養人者常患乎不溥博粉而散之則所被廣矣黼爲斧形鉄黑而刃白如道心之剛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剛雖非道之所尙而亦道之所有徒柔而無剛亦足召亂是剛是斷匪生於私匪動於意此心明照當斷自斷如雷如霆西色白北色黑二者之間乾卦序焉有天道之象威斷不可出於人爲當同天道黻形如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道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自夏后氏而上

建寅周雖建子猶兼用夏時日正歲袞職如此奚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卽十二章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舜起於畎畝雖未詳明其義而舜之道心已明矣敘陳其義舜必心合而首肯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

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

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服玄端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醴畢冠者降自西階此曰異朝服素韠者謂異於士朝服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皆素韠不加爵弁服公冠四加玄冕祭

王肅云著祭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玉藻玄端以祭祭先君也此加玄冕祭服裨冕祭於王之服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則知公助

祭於王必非玄端簡謂玄冕在衮冕之下在四加之
中爾三加玄冕四加衮冕與末特言公冠四明惟此
與諸侯異及前所言降自阼

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

擬其酬賓束帛乘馬之禮

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
席旣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
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

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疑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上同其饗賓也皆同大戴禮記是篇不言孔子孟懿子問答其甚異者太子庶子冠皆自爲主夫冠禮既行之於廟則天子自爲主也宜大戴所記其後世尊君卑臣之習改雜於其間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

鄭云緇纓飾太古質蓋無飾白布冠今之喪冠禮喪

冠不綏纓之餘垂者曰綏

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舄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舄名出於屨屨覆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毋發聲也追猶堆也以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章文明也甫美也大也釋氏語無或作謨今閩音亦然史記帝堯黃收純衣虞夏因之歟鄭云皮弁

者以白鹿皮爲冠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質素象道故
三王不變

廟制第十一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
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
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太祖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非謂有功者無德謂其以功著也創始者必有功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

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

此謂夏后氏殆啟以後若禹之時則往往宗舜

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
域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
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

大戴記帝繫篇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螭極螭極產高
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
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
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

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謂帝舜據此帝繫所載則堯舜皆雖本於黃帝而異枝闢遠則亦可以言異代至於謂顓頊產鯀鯀產禹則正其祖非異代而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乃爲異代何耶又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史記亦本此文然則必有一是一非簡觀家語宰我所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一篇大有可疑言旨殊覺淺陋殆非孔子之言謂帝舜承受大命依于二女淺陋太甚家語此類亦多然則謂禹爲高陽之孫未可遽謂孔子之言故

闕不敢錄錄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司馬遷亦謂帝
繫姓儒者或不傳此千古同然之心也況姑舉帝繫
自顓頊六世而後及舜而又謂顓頊生鯀鯀生禹世
次長短斷斷乎非矣

孔子曰善如女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
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
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
廟與